



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彝学

早期传教士彝族考察报告

[法] 高尔迪埃

[法] 维亚尔

编著



九十年张序支题

贵州大学出版社

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

K28
76
2.1



《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

早期传教士彝族考察报告

[法] 高尔迪埃

[法] 维亚尔

校 真 译



贵财图

1235213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本书获贵州省出版发展专项资金资助



《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

编者的话

中国的文化地理，可以作多种的解读：以秦岭为界，以北为北方旱地小麦文化，以南为南方稻作文化；以瓊瑋—腾冲划线，线之东为农耕文化，线之西为游牧文化；以地方特色名，又有齐鲁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吴越文化……；大而划之，又可分为三种文化圈或称为文化版块：蒙藏的佛教文化圈、新疆的伊斯兰教文化圈，除此而外，所有版图均为儒家文化圈。于此编者所欲说明者，处儒家文化圈内的云贵、湘西、桂北，似乎更应该独立为“巫文化圈”。巫文化是中国文化源头之一。上古之时，巫官文化与史官文化并立庙堂，而后独尊史官文化传统的儒家文化成一统天下之势，“巫”的处境每况愈下：被逐出庙堂、逐出中原，退而居于西南一隅，在土著中苟延。如此看来，西南土著中保有的巫风，恰是中华文明的渊源之一。

2013年，贵州将迎来建省600年。昔以中原为中心的儒教文化依“五服制度”分野，贵州地处“要荒”，位列边缘。但若以“巫文化”视之，贵州却正是“巫文化圈”之中心，所谓“西南之奥区”。在中原失落了的巫文化体系，恰好在贵州得以保存。因此，我们今天的研究梳理，可称上符“礼失而求诸野”的古训。

以人类学的眼光看贵州本土文化，大概约有一百多年的历史。19世纪末，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传入中国，贵州就成为重要的对象研究地。从早期的传教士、西方学者，到中期的国内学者再到近期的本土学者，文化人类学在贵州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并形成了大批成果，成为了研究贵州省情和地域文化特征的重要视角。我社将用六年的时间，以每年一个专辑十本的速度，对以



往的贵州文化人类学研究成果作一爬梳，选编出六个专辑共60册一套的《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以“六十名著”诠释“六百年贵州”。

作为分外之想，我们期望这套丛书成为研究贵州文化史和少数民族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库，如同我们的先辈文通书局曾出版的“黔南丛书”一样，我们期以此套出版物能够推动地方文化史和贵州的“原生”精神文明的研究，甚至促成“贵州学”和“贵州学派”的诞生。

2010年的《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第二辑，其主题是彝学。彝族是贵州最主要的世居少数民族之一，也是有史可稽的与华夏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多民族中的一员。为完整地体现贵州彝学的不同阶段的重要成果，我们有选择地重印了部分名著，翻译了国外研究彝族的部分重要著作，也采用了我国学者的部分优秀彝学研究的新作。



出版前言

彝族，就人口数量言，在贵州各兄弟民族中排在第五位，在以往历时千百年的封建社会中，彝族曾经是贵州这片土地的掌权者。在很长的时期内，贵州的政治建制、行政管治等，也都受到彝族的文化传统影响。

《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丛书》的第二辑是彝族专题。经反复权衡，我们最终选出八部重要作品作为这个研究领域的代表，以期反映近百年来国际国内对贵州彝族的人类学研究成就。

彝学研究，重镇在云贵川，发轫于马学良、杨成志等一批学者对四川凉山地区彝族的考察研究。这批学者也因此成为了国内最早的人类学家，因此可以说四川是彝学研究最早的重要阵地。

彝族的另一个世居之地在云南。20世纪80年代，云南就推出了一套由刘尧汉教授编纂的《中国彝族彝学文集》，该文集内容丰赡，达五十本之多。随同此文集出现的，是中国彝学研究前所未有的热潮，一时研究作品令人目不暇接。

有关贵州彝学研究，其内容与重心，与上述两地有很大的不同，具体表现于：

第一，注重彝族语言文字研究。贵州对彝族同胞的文字和文献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学者丁文江先生在贵州首开彝族文献研究的先河。丁文江先生主编、罗文笔先生翻译的《爨文丛刻》就是中国彝族文字和文献研究的前驱。1949年以后，由丁先生开创的研究一直是贵州彝族研究的主线。贵州毕节地区成立了彝文翻译组，收集整理和翻译了大量的彝族文献。彝族作为一个既有文字系统又有丰厚文献的古老民族，给民族学、人类学界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研究前景，也将贵州的彝学研究推到学术前沿。



彝族的文字史同汉文同样古老，彝族文献如《西南彝志》、《六祖源流》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的最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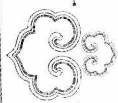
本辑收录了丁文江先生的《爨文丛刻》，同时也收录了贵州当代彝文汉译的代表作——王子尧、刘金才等人编译的《夜郎史传》。

其次，从人类学的眼光来研究彝学的，先驱人物多是外国传教士。早在“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签订之前，主要是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率先从东京湾沿红河上溯，进入云南、广西、贵州一带活动。他们当中的保禄是学界公认的西方近代彝学研究的先驱。本辑就收录了他的作品，以及另一位法国传教士高尔迪埃的笔记，合称《早期传教士彝族考察报告》。

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坪井洋文博士在中国政府的允许和支持下，率队对贵州彝族地区进行了较为周详的人类学调查工作。他的报告代表了国际学界当时的彝学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东瀛人类学学界的彝学研究水平。我们也将他的报告收入本辑。

第三，贵州开省以来，中央政府对地方的土官子弟非常重视，充分考虑了对少数民族子女的特殊教育。要求后者远赴京师，读圣贤之书而后量才录用，使得外出游学的贵州籍彝族人士大都视野开阔，熟悉儒典，又承续了优秀的彝学传统。民国建立以来，彝族当中精英辈出。同盟会最早的积极分子中，就有彝族的领袖人物安健先生。他既有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素养，又有非常鲜明的现代意识。他所撰写的《劝滇蜀桂黔诸土司文》，是彝族上层人士中较早具有统一中央集权国家意识的作品。与他同时代的余达父（若璩）先生从日本留洋归来，受日本明治以后文化的影响，建造了“大屯土司庄园”。这座蕴涵日本风格的土司庄园，目前仍保存完好，属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余先生的彝学贡献是他的《且兰考》。我们将安、余二先生的彝学双璧合集载入。

第四，抗战期间，大量内地高校、研究机构和汉族学者陆续进入大西南，许多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如吴泽霖等）相应地开展了许多民族调查。50年代以来，中央人民政府也积极地在西南、西北等边疆地区开展了对兄弟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调查，旨在配合中央的少数民族政策制定、民族识别等工作。这些社会调查的重要成果，广泛地涉及到贵州彝族地区的政治制度、经济生活、历史文化，以及宗教生活等方面。本辑集合了这些学者们撰写的重要研究文章，定名为《二十世纪汉族学者彝学研究文选》。



最后，彝族学者对本民族的研究当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在这些当代彝族学者中，余宏模先生当是代表性人物。本辑集合他的彝学研究重要文章，定名《余宏模彝学研究文集》；其他彝族学者中，王正贤、龙正清、王继超等也成绩斐然，我们将他们的成果也汇集在这里。

当然，坦诚而言，这部人类学丛书规模毕竟有限，无法完全囊括近百年来全部彝学研究优秀著作。在此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我们只是从人类学角度来疏理贵州彝学材料。这些材料分属于文献的与田野的，它们的撰写者生活跨度在百余年间，其文字风格必然带有深厚的时代印记、民族背景、教育背景与学术背景。因此，我们完全采取“文从主人”的态度，一般都原文照录，不敢妄加改动。有些作品的著作权人一时联系不上，但为嘉惠学林、泽益后人，我们仍然冒昧地先行采用。请原作者或著作权人尽快同本社联系，我们再次深致歉意和谢意。

出版者



序

彝族是中国西南的主要世居民族之一。彝族悠久的历史、丰富厚重的文化，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丰富的文化遗产组成部分，需要我们珍惜、保护、研究并传承下去。

以彝文文献典籍为例，就涉及彝族的历史、宗教、哲学、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学、医学等诸多领域，其中大多数具有不菲的学术价值。改革开放以来，彝文文献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党和政府以及民间有识之士纷纷投入极大的人力物力进行抢救、保护与整理。三十年来，彝文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与此同时，彝学研究也同样日益发展和深入，不仅取得了大量的学术成果，而且，在学术界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彰显出彝学研究的勃勃生机。在其中，贵州彝学界有大量优秀的彝族学者和彝学研究著作。此外，历史上与现当代的许多海外学者也有不少值得参考借鉴的彝学研究著作。

在适当的时候，对这些优秀彝学研究进行整理、出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贵州大学出版社将贵州彝学若干重要著作结集出版，是一项很可喜的文化工作。我希望出版社、学者以及有识之士将这类工作持续下去，为贵州文化的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是为序。

（原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贵州省政协主席、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史学会会长，彝族）

目录

僮僮人及其现状

- 中国的原始资料 / 4
- 僮僮人的家乡 / 14
- 僮僮人的起源 / 24
- 僮僮人的名称 / 25
- 僮僮人的手稿 / 28
- 僮僮人的语言 / 35
- 欧洲的旅行家们 / 36
- 世界大洪水 / 63
- 参考文献 / 80
- 本书中出现的僮僮分支名称 / 84
- 中国文献中的僮僮描图 / 85

僮僮人 历史、宗教、习俗、语言和文字

- 序 言 / 95
- 第一章 历史 / 97
- 第二章 宗教传说 / 101
- 第三章 僮僮人的语言 / 106
- 第四章 僮僮人的文学及诗歌 / 111
- 第五章 僮僮人的德行和风俗习惯 / 118
- 第六章 出生、婚丧嫁娶 / 122
- 第七章 仲家子和苗子 / 127
- 第八章 补充解释部分 / 131
- 第九章 僮僮人的文字、观念以及语音 / 132



羅羅人及其现状

亨利·高尔迪埃





奥罗纳（Ollonne）上尉新近在中国作了一次杰出的旅行；他与盖布里昂（Guebriant）神父和布瓦弗（Boyve）中士一起，从建昌府首府宁远出发，穿越独立的僮僮地区——大凉山山脉；沿着一直延伸到雷波厅的僮僮居住地区，到达离黄坪场南部不远的扬子江，而当大江在北边拐弯处的上游可以通航之处，他们顺水下行遂富，并于1907年6月10日晚到达那里；根据奥罗纳上尉向地理学会递交的报告^[1]判断，我们毫不怀疑，奥罗纳上尉已经收获了大量的资料；否则，正如他所料，人们怎么会立即把他看成是第一位穿越大凉山的西方旅行者。他是从西向东横穿这座山脉的第一人，至此，这座山脉已不再是“不可穿越”的了。为了能够评价这次令人关注的、在对僮僮的研究中值得纪念的考察成果，我们认为：汇集这些僮僮的资料，以便突出法国人在最近这次考察中所获得的新的内容，是很有必要的，而其成果也将最终得到确认。

[1]《地理》（la Géographie）1907年10月15日，第265-269页

中国的原始资料

《云南通志》——一部关于云南的地理学巨著，在它的倒数第二版中描述了该省的诸多蛮人。在他们之中，我们可以找到黑傜傜、白傜傜、妙傜傜、海傜傜、干傜傜、撒弥傜傜、阿者傜傜、老牯傜傜、撒完傜傜、阿喝傜傜、葛傜傜、普拉傜傜、大傜傜和小傜傜。

我把这部中国著作中所描绘的土著人形像翻印了下来（放在书后的附录当中）。

1859年，E.C.布里德曼（E.C.Bridgman）神父为一位在贵州旅行的汉族学者工作，翻译^[1]了82份关于当地部落的系列笔记：每一份笔记写在一页纸上，而在另一面上都画有一幅彩色的图画。其中一些笔记经修改和删减之后被翻译并发表在《中国文库》（Bib.Sinica），第367-368页）。

我们这里介绍三个与傜傜有关的笔记：

“18. 妞官，‘女首领’，也叫作“傜傜”（Ko-lo）（我在那里考察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们在哪儿可以发现她们）^[2]。

“她们中间的第一夫人称作耐得（nai-té）。她们梳着辫子，头带一块蓝布头巾，遮掩着部分头发。额前装点打扮着丝绸和银饰，耳朵上坠着很大的耳环。她们的长裙打有许多厚厚的褶子。所有的耐得都是领袖，领导和控制着本地的一切事务；任何女人，除了耐得的女儿，都不能继承或者行使任何权力”（第265页）

[1] “‘苗子’的概况”（《华北》杂志，英国皇家亚洲学会，III，1859年12月，第1页）

[2] 读者可以比较，这里的“傜傜”与下面的“葛傜”的发音是完全一样的，都称为“ko-lo”。原作者为什么要将他们分列为两种傜傜人呢？待考。——编者



“38. 葛儺 (Kolo), 原先叫庐鹿 (Lou-lou); 现今的叫法——葛儺是不准确的。在大定府可以找到他们。^[1]

“他们分为两个部落, 一个叫白部落, 另一个叫黑部落。他们身材高大, 肤色较深, 眼窝凹陷, 鹰嘴鼻, 留着长长的颊髯, 剃光了嘴巴上方的胡子。他们十分尊崇神灵, 为此, 人们称他们为‘儺龙’。

在三国时期, 有一个叫济火的“夷帅”, 继武侯 (著名的诸葛亮) 之后声名雀起, 他打败了孟获, 被封为‘儺国土目’, 是当今姓‘安’的首领的祖先, 他的后代世代统治着他的领地。

“现在, 这些葛儺人分成了48个氏族, 其年长者称为首领, 读作‘头目’, 分为9级, 最高级别称作Kang-tsoui。对于那些被免除一切礼节的人, 人们绝对不能直呼其名。他们都有一根镶银的权杖。只有在决定重大事项的时候, 人们才请他们到场。在Kang-tsoui之后, 为‘穆魁’ (Mo-kouei), ‘濯魁’ (Cho-kouei), 如此往下排列, 直到‘穆濯’ (Me-tso), 他们都获得了受人信任的职位。他们的语言和文字为蒙古语和蒙古文字。

“男人们用一块蓝布系住头发并在额前扎成角的形状。他们的上衣很短, 袖筒宽大, 下身穿漂亮的蓝色裤子。当某个首领去世的时候, 级别比他低的所有人都要聚集在一起, 穿着盔甲, 骑着马。他们给尸体穿上丝绸的和羊毛的袍子, 并在露天里火化, 然后, 一边呼唤着逝者的灵魂, 一边将他的骨灰下葬。他们与逝者的这种关系, 如同逝者是他们唯一的主人一样, 世界上任何东西都别想减少他们对他的服从。他们的硬弓、长矛和锋利的宝剑都是尖锐和精心制作的。他们训练骏马、喜好射箭和打猎; 他们熟谙战术, 从而造就了一批在所有未开化的部落中最优秀的士兵。有这么一句谚语: ‘水西儺鬼, 砍头去尾’, 就可以充分说明他们在战争中的名声。”

这篇文章还附有一幅插图, 画着六个男子, 都握着长矛: 其中三个骑马, 一个未骑马的肩上扛着一头鹿; 显然, 他们刚从山中打猎回来。

29. 白葛儺, 他们居住在安顺和大定。

他们与黑葛儺的唯一不同之处就在于禀赋较低些。他们甚至吃食各种爬行动物, 喝它们的血。他们在火上烤熟它们的肉, 然后像动物一样, 吞吃烤过的

[1] 大定府, 即今贵州大方县。明时称大方, 置州; 清时称大定府, 置县。——编者

肉。他们用新鲜的牛皮或者马皮包裹死人，然后送去火化。一个居住在普定（Pau-ting）的叫做“阿喝”的部落似乎与他们习惯相同。”

在看到布里德曼（Bridgman）1876年所发表的著作之前，G.M.H.普来夫埃尔（Playfair）先生从既无题目又没有注明作者的两个关于贵州部落的手稿和一个名为《丽江府十夷图》、用来介绍居住在云南丽江府的当地部落的手稿中摘出了一系列的专题文章。我们把其中描述僮僮人^[1]的第14篇翻译出来，可以把它拿来与布里德曼的文章加以比较：

“僮僮部落，

名称——该部落的名称原为庐鹿，但此后被讹传为僮僮。

分布——贵州大定府，且人数不等地分布在云南各府。

外表——这些蛮人被分为两组，‘黑’或者‘高级’一组以及‘白’或者‘低级’一组。他们的眼睛凹陷，肤色较黑，白牙，鹰钩鼻且身材修长。

他们把嘴唇上边的胡须剃光，却留着颊髯。正是因为他们的肤色才得了一个‘乌蛮’的名称，也正是因为他们尊崇神灵，才被人们称作‘罗鬼’。

服饰——与傈僳部落的服饰（他们的服装用粗纤维的布做成，而他们的头发盘成一个结）相似；但他们不带弩。

产业——农业和伐木。

宗教——他们崇尚神灵和龙，献供品进行祭祀，祈求保佑他们长寿。

气质——温和，易于控制，但缺乏文化修养和礼节。

历史——在三国蜀汉王朝期间（公元221年），人们称为武侯的诸葛亮发起了攻打孟获的战役并册立了罗甸王。武侯教会僮僮部落使用火。”

最后，A.R.科尔克霍恩（Archibald R. Colquhoun）先生在他的《穿越克里赛》（Across Chrisé, 1883）一书第二卷附录中加进了一篇由中国内地会的克拉克（M. George W. Clarke）的《贵州苗族》的片断译文。科尔克霍恩在1830年左右完成的调查报告共有82篇；与布里德曼和普来夫埃尔两位传教士的手稿相比，他只是叙述稍有不同，并未比其先驱者提供的信息增加多少内容。

[1] 《汉人描述下的贵州和云南的苗族》第97页（《中国评论》V，第92-108页）



儺儺

I. 儺儺部落分为两个氏族，即黑和白两个氏族。黑氏族的人都有美丽的名字。他们的眼睛凹陷，身材高大，皮肤黝黑，鼻子较大。他们剃头，却留着胡须。在他们的头顶，戴一个黑布做的窄窄的袋子，他们的头发装在袋子里并被绞成角状。妇女们都穿着长衫，袖子宽大。他们的服饰怪异，所以人们把他们的地方叫做“魔鬼网”。他们有自己的文字。在大定府有一块书板，一半写着汉语，另一半写着儺儺文。他们把牲口喂得很好，有着优良的马匹，并爱好去山中打猎。公元221年（三国时期），一个叫济火的儺儺人与诸葛武侯一起来到云南，他帮助诸葛亮打败了孟获；这使他获得了很大的声誉。昭烈帝（刘备）封济火为罗甸国主，即大定府一带的那个小国的君主。接着他采用了自己家族原来的姓——“安”氏，意为“和平”。他的领土被划分为48个区；每个区都有它自己的行政管理人员，但有9个行政主管。这9个行政主管都住在大定府。

妞官儺儺

II. 在儺儺人中有一些女首领。在某种情况下，应是第一夫人，并被称呼为“惯能吃苦”。她们把头发拢成一绺，装在一个黑布袋（布套子）中，盘在头顶。她们的额前戴许多银首饰，脖子上还戴着若干银子打的大项链。她们穿着长裙，裙子上打着36个褶。只有第一夫人的儿子才能够获得他父亲在氏族中的地位。如果因为孩子太小而不能胜任，则由他的母亲代替，直到他长大能够胜任为止。如果没有真正的继承人，则由氏族选出另外的首领进行管理。

白儺儺

III. 白儺儺与黑儺儺出于同一族。他们的名字比黑儺儺低级。他们在饮食上很不讲究，吃带毛皮的肉和诸如老鼠、鸟类或者爬行类动物。他们既不使用碗盏，也不使用餐具；食物放在一个三脚锅里煮熟之后，每个人拿一个汤匙往锅里舀着吃。当他们死后，他们的尸体被包裹在牛皮或马皮里，然后烧掉。在大定、水西、安顺和永宁，人们称他们为白儺儺；但是在普定，人们把他们叫做阿喝。他们种植茶叶，茶叶销路很好。

德维里亚（G. Devéria, 1886）在他的著作中写道，在中国-安南边境，可